



# 楼下村

中华遗产·乡土建筑

陈志华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楼下村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楼下村/陈志华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12

(中华遗产·乡土建筑)

ISBN 978-7-302-16201-8

I. 楼… II. ①陈… III. 乡村—建筑艺术—福安市 IV. TU-8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50286号

责任编辑: 徐颖 袁功勇

责任校对: 王凤芝

责任印制: 孟凡玉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mailto: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社总机: 010-62770175

投稿咨询: 010-62772015

印装者: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235×288

印 张: 11

字 数: 114千字

版 次: 200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75.00元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 100084

邮购热线: 010-62786544

客户服务: 010-62776969

本书如有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

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转3103

产品编号：026108-01

TU-881.2/71

2007

# 楼下村

中华遗产·乡土建筑

陈志华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 目录

前言……………捌

一……………拾叁

二……………拾伍

三……………拾玖

四……………贰拾叁

五……………贰拾玖

附录一 双峰刘氏族谱图(局部) 叁拾壹

六……………叁拾柒

七……………肆拾玖

附录二 双峰刘氏族谱·族规(摘录) 伍拾伍

八……………伍拾柒

附录三 状元新第上梁文(载于族谱) 伍拾柒

九……………陆拾叁

附录四 殿魁舍人上梁文(载于族谱) 陆拾叁

十……………陆拾柒

附录五 刘氏宗祠冬至祭祖文 柒拾

附录六 清明祭扫坟土地公祭文 柒拾贰

十一……………柒拾叁

图版篇……………捌拾伍

总测绘图……………捌拾伍

居住……………捌拾柒

宗祠……………壹佰壹拾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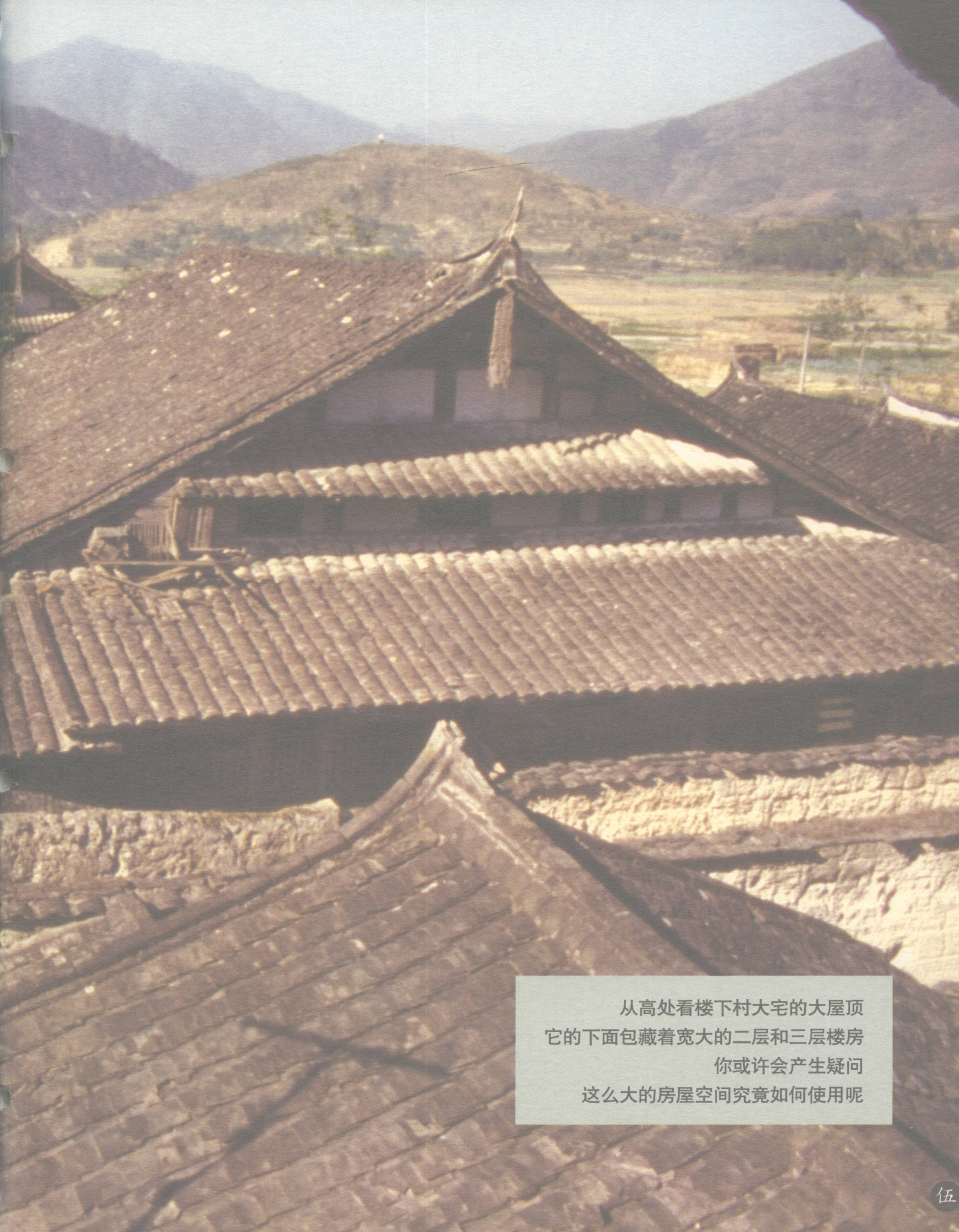
信仰……………壹佰壹拾伍

建筑装修……………壹佰壹拾捌



走进楼下村，一幢大宅出现在视线中  
令人惊叹于其造型的大气和优美  
线条丰富而流动的屋脊和火形山墙(观音兜)、  
金黄色的夯土院墙、朴素的木结构、  
白墙青瓦的屋舍与周围山势和绿意盎然的环境  
组成一幅生动、活泼、和谐的乡村画卷





从高处看楼下村大宅的大屋顶  
它的下面包藏着宽大的二层和三层楼房  
你或许会产生疑问  
这么大的房屋空间究竟如何使用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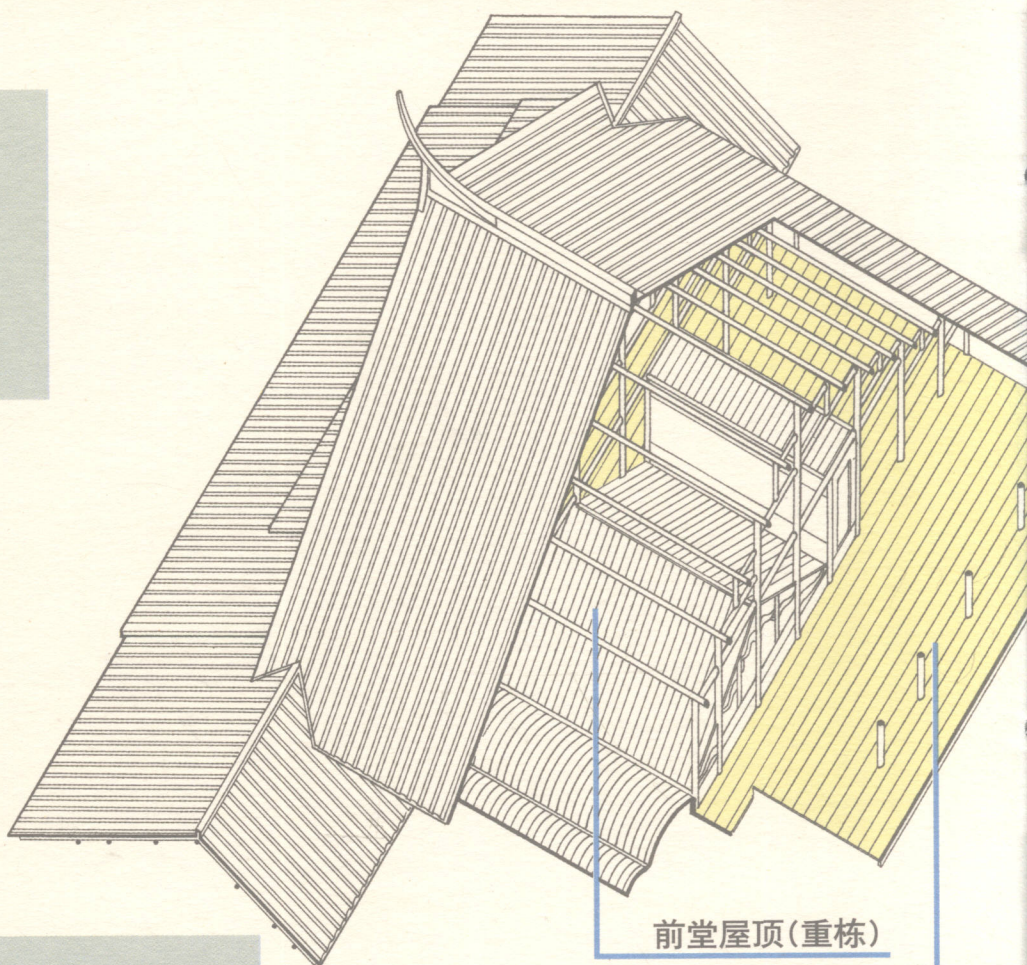
### 能看到前堂屋顶的三楼空间

从右边掀开大屋顶的轴测剖图中

能清楚地看到三楼的大空间

同时可见前堂的屋顶

保证了前堂的崇高地位



前堂屋顶(重栋)

### 高耸的前堂

从下面的纵剖图看大宅的前后上下格局

蓝色的部分是一楼空间，最高部分是前堂

高达两层有余，空间高耸

橙色的部分是二楼，黄色的部分是三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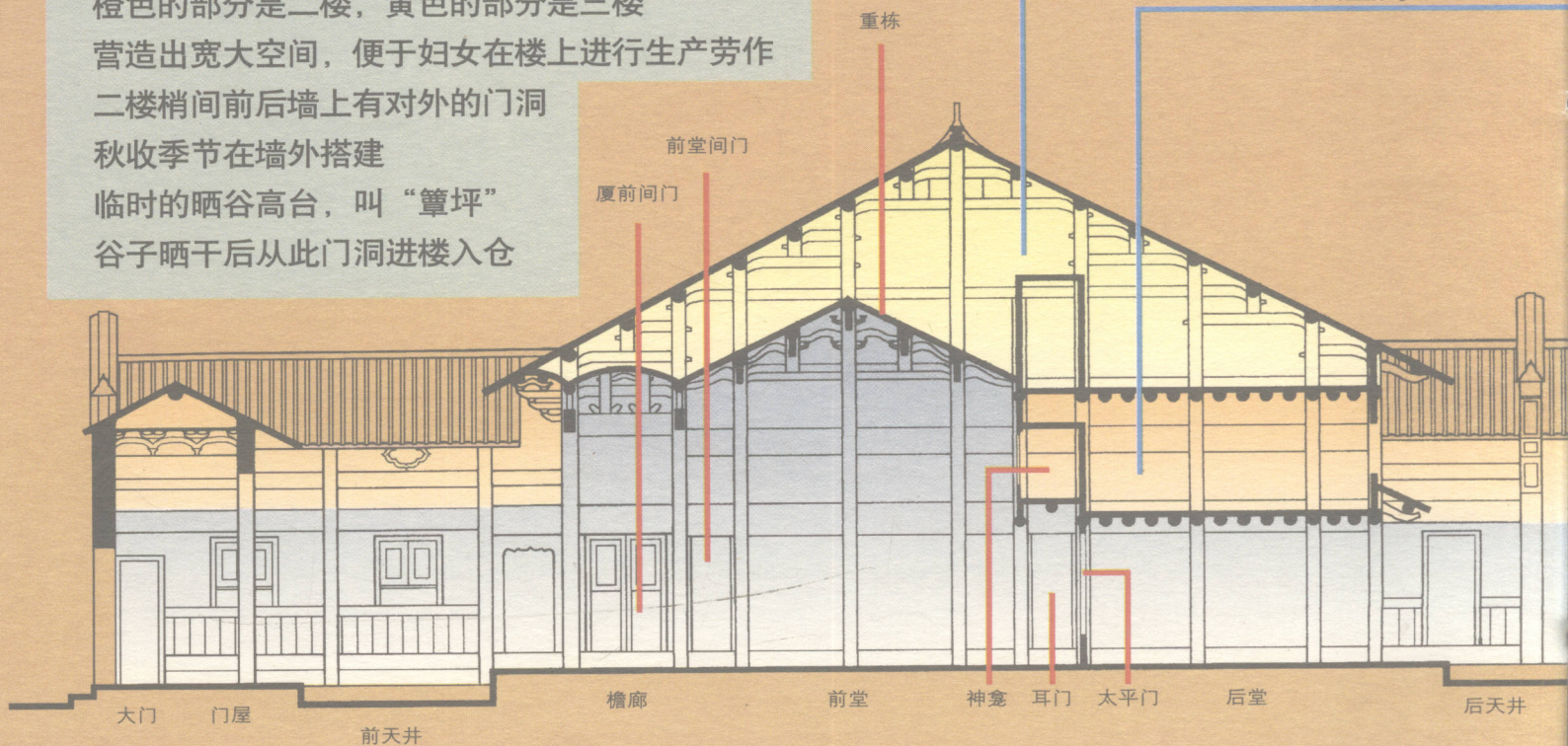
营造出宽大空间，便于妇女在楼上进行生产劳作

二楼梢间前后墙上有对外的门洞

秋收季节在墙外搭建

临时的晒谷高台，叫“簞坪”

谷子晒干后从此门洞进楼入仓



重栋

前堂间门

厦前间门

三层空间

二层空间

大门

门屋

前天井

檐廊

前堂

神龛

耳门

太平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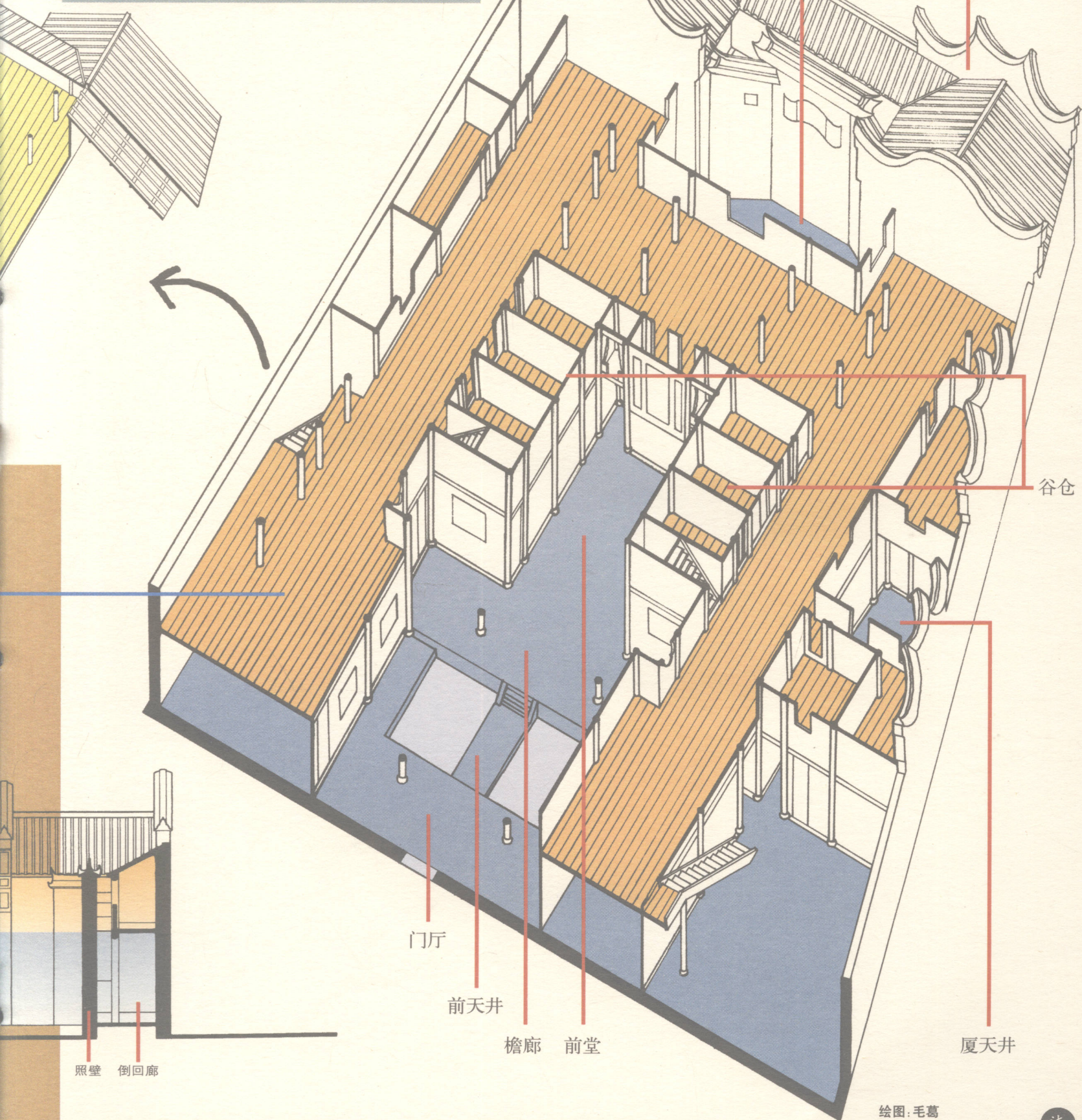
后堂

后天井



## 用于劳作的二楼大空间

右边轴测剖图的橙色部分为二楼  
二楼一般全部通敞，面积很大  
可以进行晒谷、打谷、酿酒等生产劳作  
谷仓则包围在前堂的上部



# 前言

1995年5月，我们从安徽省黟县的关麓村工作回来，在北京遇见台北龙虎文化基金会的朋友们。我们兴高采烈地向他们描述关麓村的可爱和它文化积累的丰富，朋友们却兴高采烈地向我们描述福建省福安县楼下村的可爱和那里住宅有趣的空

间处理。他们刚刚到那里参观过。我们互相被对方说得动了心，当时作了决定，秋后，我们到楼下村工作，他们则到关麓村参观。现在，我们的工作完成了，他们还忙得没有工夫到关麓去，而且，他们中的一位——姚孟嘉，再也去不成那里了。

掐指一算，楼下村的工作是我们在龙虎文化基金会支持下的第五个课题。他们和我们的合作，非常顺利，非常愉快。大家赤诚相见，互相尊重，工作力争高水平。所以，我们全力以赴，心无旁骛，现在唯一需要顾虑的，是怕工作还没有做得更好，对不起我们国家那么丰厚的乡土建筑遗产。

合作到现在已经七年，老的似乎不见更老，年轻的逐渐成熟。更值得我们高兴的是，除出版了几本工作成果之外，还有六十几个大学本科生和研究

生参加了我们的工作，学生们在工作中磨练了吃苦耐劳、认真负责的作风，受到了农民淳朴善良的品德的熏陶，也初步学会了一种学术工作的方法。毕业之后，分到各地，也有远涉重洋的，还常常来信，怀念这一年乡土建筑研究工作给他们的好处。他们各自的论文和制图，大都有很好的质量，有不少已经收到工作的总成果里。参加1994年下半年和1995年上半年关麓村工作的一组学生，毕业时被评为全校的先进班组。龙虎文化基金

会朋友们的支持，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过了单纯的乡土建筑研究。

这次楼下村的工作，还得感谢黄汉民先生。是他首先发现了这个山窝深处的小村子，并且把龙虎基金会的朋友们邀请去参观。我们到楼下村去，都蒙黄汉民

先生招呼，不但食、宿、交通一切顺利，他还在工作上给了我们许多帮助。尤其是他在职务繁重、身体不佳的情况下坚持乡土建筑研究的精神，大大鼓舞了我们。

说起楼下村的发现，也很凑巧。有一次黄汉民从福州到霞浦去，汽车循七八百米高的山脊盘旋，他忽然看见深深的山脚下躺着一个整整齐齐的村



子，老房子好像很讲究，保存得似乎也不错。于是他向人们打听，有人按汽车路的方位告诉他，那是福安县的楼下村。他去了，做了调查。但是我们在楼下村工作了很久，却从来没有一次感觉到山脊上有汽车经过。所以我们怀疑，楼下村也许不是他当时在汽车上看到的那个村子。如果不是，那倒是运气，楼下村大概比他看到的更好。

楼下村很偏僻，在一个四山环抱的叫做柏柱垵的盆地里，直到1994年才造了汽车路。

造路是为了纪念60年前在那

里成立过闽东苏维

埃。当年正因

为偏僻，闽东

苏维埃才能在那

里立足。

我们一向知道，福建省农村民居形制严谨，规模比较大，装修华丽精致，形式变化多端。但是，楼下村这么一个闭塞的小

山村，虽然比较富足，竟然有那样高质量的大住宅，而且在清代中叶很短时间里建成，仍然使我们迷惑不解。我们曾经试图寻找解释，这成了我们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我们刚刚在浙西、赣北和皖南工作过几年，那里的乡土建筑与楼下村的相比，差别很明显。那里的住宅很封闭，只有一个统制全局的中心，几乎完全不理睬农业劳作的需要。村子里，尤其是浙西的，

宗祠密布，住宅都围绕房派的支祠而成团块状结构。楼下村却不同，住宅比较开敞，有一个突出的中心，但又有几个副中心，形制有分离倾向，并且把重要的农业劳作引进了二楼，村子里宗祠很少，偏多淫祠。这些差别，我们也想有所解释。

有问题需要解释，这是很吸引人的机会。可惜我们遇到了一些困难。首先是语言不通。闹笑话不说，弄不清或者弄错了事实才叫人着急。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寻龙先生（风水先生，阴阳

先生）和一位木匠，本以

为可以大有收

获，谁知

道使出浑

身解数，换

了一个又一个

翻译，依然所得

甚微。最简单的例

如，问房屋各部分和各

构件的名称，所答的记不

下来，只好拟音，晚上大家

对笔记，写成什么的都有。有些词似乎根本只能在

口头说，不能用字写。多问了几次，他们便尽力用解释来代替说话，终于失去了语言的特色。

20世纪50年代初，土地改革中发生极“左”的偏差，当地的社会动荡特别剧烈。当时村里平均每人1.3亩土地，达到三倍的人家就被划成地主，以致总共三百来户的小村，竟有五十几户地主。1957年又经过“闽东大清洗”，有十几户人家被从外地



清洗回来，他们的子女和地主的子女都不得上学读书。因此楼下村元气大伤，从此一落千丈，现在中年以上的人中，识字的几乎没有。不识字的人，一般不清楚村上的事，连自己经历过的也不大记得清楚，何况他们被剥夺了关心历史和地方的机会。这又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困难。幸亏有一位刘圣宝先生，虽然年龄不大，1944年出生，学历不高，只有小学毕业，地位不显，1988年以前一直是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的儿子，那一年之后才忽然成为革命烈士的儿子。但是，简直是一个奇迹，他竟对村落的历史很有兴趣，知道许多。更加奇迹般的是，他竟还保存着一本族谱的手抄本，这本族谱，虽然是只有二十几页的残本，依然十分珍贵。我们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帮助，克服了不少困难。我们深深地感谢他。

为了认真弄清楚各种问题，我们还在当地做了很多调查。我们参观了几个村子：茜垵、溪南、廉村、溪潭和苏垵。楼下村大姓刘氏是康熙年间从苏垵迁来的，苏垵现在是一个很繁华、很开放的大镇，临海湾，湾岸上泊着几条远洋渔船。但它仅有两个宗祠，一个早已改成中学，拆得差不多了，另一个则拆掉了重建，正在大兴土木，因为在

它对面，刚刚落成了一座足有三十多米高的天主教堂，雪白的瓷砖贴面，在灰暗的老房子丛里亮得刺眼。这教堂“败坏了”祠堂的风水，又灭了它的威风，所以族人决心把祠堂改用新材料、新结构，扩大加高，与天主教堂抗衡。新的宗祠是一座两层的

红砖建筑，既没有风格，也没有形体的和谐。我们在村子里转，一位村人热情地带领我们。于是，我们问他，能不能看看刘氏族谱，能不能访问几位老人？他很客气地回答，这要经过政府。我们一向习惯于坐农家的板凳，听说要经过政府，不免心里发怵，那就算了罢！

廉村，是薛令之的老家。薛令之是福建第一位进士，唐朝神龙二年（706年）中榜，开元初任左补阙，兼太子侍读，是肃宗的老师。廉村本来是一座极美的村子，有溪，有山，有池，有树，傍着海湾。村子有围墙、寨门、书院、庙宇、宗祠、故宅，甚至还有宽阔的船码头。古

建筑的质量很高，装修细巧，至今还保存着一些围屏之类的工艺品。可惜已经破坏得七零八落，往日的辉煌，只能从残迹中去领会了。近年旅游业兴起，廉村人也想赶一赶浪潮，正在重建一所拆毁了



的祠堂。对这种重建我们没有丝毫兴趣，但我们对主持重建的木匠师傅抱有极大的兴趣，把他从梁架上请下来。师傅姓陈，四十多岁。当我们要请教他的时候，他坦诚地告诉我们，他不懂古建筑，只是照村口的那幢幸存的祠堂依样画葫芦。我们请他推介几位懂得古建筑的老师傅，他笑笑说：“没有了，要有的话便不会由我来主持这个工程。”我们想起苏垵和茜垵那两座新造的红砖祠堂，很不高明，就信了他的话，不再麻烦他了。

福建省多山，山阻水隔，省内形成许多小的方言区和文化圈，建筑也有强烈的地方色彩。例如闽西有大量举世闻名的圆形或方形土楼，闽南盛行装修极其华丽的红砖建筑，闽东以热情奔放的、像海浪一样涌动起伏的封火山墙为重要特色，闽北建筑则多表露木结构，简朴轻快。这中间又有小地域的变化，楼下村地处闽东，虽然有火形山墙而不处于重要地位，房屋的主体部分尽显木结构本色。大致弄清楚这种建筑风格的流布范围和它们与其他地方风格的关系，本来也是应该做好的工作，但我们这一次是不可能做了。<sup>①</sup>



我们并不奢望在研究一个聚落的乡土建筑时能弄清楚所有的问题，所以仍然保持着极愉快的心情。

我们这次住在离村子一里多路的狮峰寺里，这倒给我们的生活又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情趣。庙

里有五位出家人，只有一位真正受过戒的。

受过戒的是住持张师父，法号圣信，整天笑眯眯的，说话轻声轻气，走路也是稳稳

当当，显得修行很高。有一位年轻的

的，大嗓门，快节奏，老是哼着

哥呀妹呀的流行歌曲大步走来

走去。最有趣的是一位从东北

来的游方挂单和尚，跟当地和

尚语言不通，遇上我们，大慰他

的寂寞，一到晚上，就来找我们

聊天，连功课都不去做。

但他也常常要躲避我们，

那便是他溜到街上小

铺去解馋的时候。他

大约只有40岁光景，

很机灵，问他为什么看

破红尘、削发遁入空门，

他总是闪烁其词，避而不答，

却悄悄告诉我们，那些本地和尚，

有一些在附近村子里有家室，在庙里有吃、有穿、

有住，每月还发50元零花钱，很自在，比务农好

多了。

三位掌管斋堂的居

<sup>①</sup> 可参见黄汉民著《福建传统民居》，厦门，鹭江出版社，1994。

士婆婆很和善，每天早晨给我们灌一壶开水留着，晚上又为我们多烧一锅热水。张师父毕竟是佛门弟子，慈悲为怀，不肯向我们收食宿费，只让随喜几个香火钱，“广种福田”。

每做一个课题，从到达农村的时候起，我们就随着对聚落的观察和工作的情况，琢磨着怎样写它。我们不认为写作应该遵守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相信，最佳的写作方法只能来自对象的特点和我们对它的认识程度。我们同时也希望，每次写出来的成果，有点变化，能给读者一点新鲜感，不要倒了胃口。这样当然很不容易，要很早从选题和工作构思上就下手，但我们愿意摸索着做。这次的写作，希望给读者一点“亲历感”，让读者跟我们辛苦一趟，知道一点我们的做法和想法。不知道行不行？不知道成不成？

参加工作的吴京颖同学在她的毕业论文《楼下村的自然环境、村落布局和公共建筑》里写了两段话：“在乡土建筑的调查研究中常常感到工作的艰难和复杂。由于乡土建筑本身和它的内涵的千变万化的丰富性，只有充分考虑和理解每个个案的自然环境、民俗民风、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等自然的、

人文的、社会的因素，才有可能对个案有一点认识。而工作的深入与细致又是获得充分的第一手资料的保证。在楼下村时，自以为已经调查得‘巨细无遗’了，回来整理资料时仍旧觉得不尽如人意。深深感到研究工作对人的修养和文化要求之高……至于乡土建筑的保护，更令人忧心忡忡。根本没有人认真地想一想这件事，没有人愿意管一管这件事。有几

个人为乡土建筑的消失而心疼？连呼吁、建议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提。也许，保护乡土建筑该从那些世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入手吧。如果他们认识了乡土建筑的珍贵价值，如果保护的观念和意识深入人心，他们可能会自觉地保护自己的建筑的吧。”

根据我们几年乡土建筑研究的经验，确切地知道，少量保护一些珍贵的聚落，其实并不很难。但又实在很难，难就难在根本没有什么人、什么机构来认真做这件工作，各级政府在这件事上处于“不作为”状态，因此要保护个把村落，真比登天还难。所以，每发现一个可爱的聚落，最后却落得一肚子的愁肠。

陈志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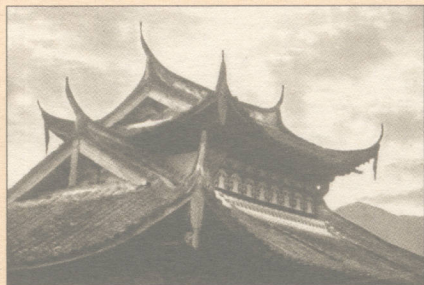
1995年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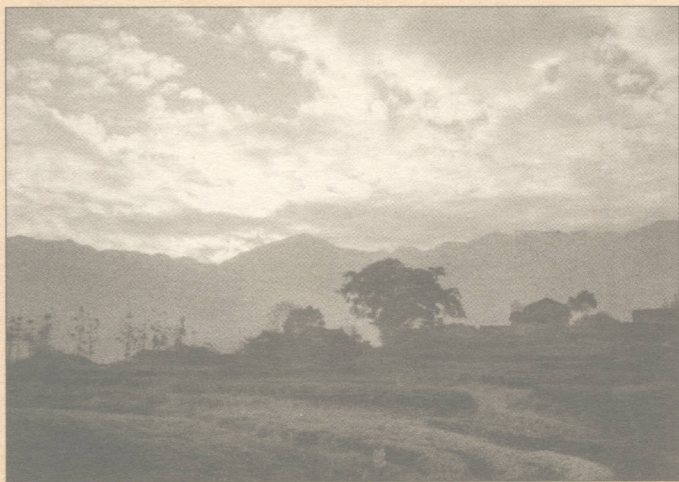
寄宿在广化禅寺，迎着晨光走进如画乡村  
吃农家饭，展开调查，回寺中吃晚餐，整理结果  
暮鼓晨钟迎送着调查者的足迹  
自然和谐的乡野气息扑面而来

晨前四点半，我们在钟磬声和木鱼声中醒来，“罗衾不耐五更寒”，蜷缩在盖不住双脚的短小被窝里等待天亮。到窗帘上朦朦胧胧影出疏椽，阶前放生池里鱼儿的泼刺声渐渐紧密，我们起床，洗漱。和尚师父们散了早课，嘴里嘟囔着匆匆走回禅室。跟他们打过招呼，我们便轻轻推开了庙门。

庙门对面一排壁立的高山，隐隐被天空衬出坚硬锋利的轮廓，山脚却消失在静静的一抹浅蓝色的烟雾里。烟雾又衬出一溜小丘冈浑圆柔和的轮廓。从门前高高的台阶往下走，正前方山峰尖上忽然闪出明亮的金色，它捕捉到了扑过来的第一缕阳光。小小的盆地醒来了。



天刚亮，广化寺大殿现出玲珑的剪影



东方晨曦映照下的楼下村东口。坡上是一层层梯地，种着茶树

我们踏着弯弯曲曲的石子路向东走去，右边坡上一层层梯地种着的茶树正盛开花朵，左边坡下，是一片又一片的茉莉田，不是花季，花朵却也不少。茶香和着花香，熏得我们神清气爽。一群群的雏鸭迎面过来，准备到收割了的稻田里去度过富足的日子，我们恭敬地肃立在小路的边边上，谦卑地向它们微笑致意，它们却惊慌失措，嘎嘎叫着，乱作一团。待牧鸭人小心翼翼把它们哄过去，我们才继续往前走。转过一个山脚，上几层小坡，前面一棵大榕树和几丛水竹的剪影，勾勒出疏疏密密一幅铁铸的图画。水竹丛中隐隐呈现一座庙宇，尖尖的檐角高高挑起，刺破了薄雾。

薄雾漫射着晨光，给图画罩上似梦似幻的恍惚迷离。这是村子的水口，也便是村口，后面躺着宁静的山村。

走进图画，小学校的大门已经打开，时间还早，只有零零落落几个女孩子，衣着鲜艳，款款来到。教师宿舍的窗里，早起的灯光还没有熄灭，有几个学生在拍门。我们从门前过去，不远，来到一个空场边上，这时候，东方山顶上散发出一片片鱼鳞般的红云，漫涌过来，越过我们的头顶。刹那间，阳光打到了场子边长长一带金黄色的墙上，灿烂光明，照着“中山世裔”四个大字，这是刘氏宗祠前的影壁。

我们在宗祠右侧一座小小的农家吃早餐，甜甜的番薯稀粥，大大的碗。



第一道阳光照亮了刘氏宗祠

一阵阵穿堂风吹来，有点儿冷。吃饱了，身子暖和过来，大家分头到村里挨家挨户去做我们的工作。有的绘图，有的量尺寸，有的拍照，有的缠住老人家问东问西，问古问今，听不懂话，手脚一起参加解释，时不时因为发觉了误会而哈哈大笑。累了半天，中午再回到这家吃午饭，有绵软的大芋头，偶然还有滑溜溜的三寸来长的龙头鱼。

四周围山高，太阳出来得迟，隐去得却早。两点半钟，山影便遮到了村边。不到三点半，整个盆地完全笼罩在影子里了，只有东边的重重山峦，在斜阳下像波浪一样起伏奔腾，又像一幅迎风翻卷的绿色绸子。

到它们也变成了阴沉的紫色，我们便走向寺庙去。依然是那条氤氲着茶香和花香的碎石小路，依然是一群一群的雏鸭，它们吃得饱饱的回来，又跟我们狭路相逢。为了躲闪我们，几只贪吃太多的，身子过重，一不小心，便扭伤了脚。牧鸭人把伤鸭倒提起来走，鸭子挣扎着，大叫大嚷，明天早晨，也许不会再见到它们了，我们觉得有点儿遗憾。

转过山脚，寺庙的山门和大殿斜对着我们展开既庄重又玲珑的身姿，顺着山麓走下来。它后院那株高高的柏树下，是我们借住的禅房。斋堂的炊烟袅袅升起，给我们送来温暖的情意。和尚师父正在上晚课，柔和悠长的诵经声缠绕着低沉的鼓声，迎我们踏进山门。

这是广化禅寺，一座初创于唐代的古刹，乡人们都叫它狮峰寺，说是它背后的大山好像一头狮子。我们在庙里吃晚餐，园子里采来的佛手瓜鲜甜脆嫩，香菇则真有山野的清香。晚餐后，在小院的堂屋里整理我们一天的工作所得，核查我们在彼此都不大听得懂的一问一答里所得的调查记录，计划明天的工作。有不少收获使我们高兴，也有不少事情使我们犯愁、失望。于是相互说些宽心的话，歇一夜再想办法。小院里的四季桂送来浓浓的甜香，灯光下，影影绰绰可以见到鱼池边秋菊金灿灿的花瓣上，露珠已经凝结成霜，闪闪发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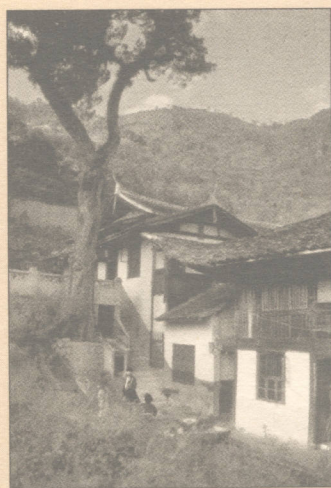
八点半，响起了沉闷的笃笃声，那是住持师父用棒槌敲打门槛，通知全寺的人熄灯睡觉。我们在禅房里躺下，夜寒凛冽，辗转等待着入睡。

没有青灯黄卷，却有暮鼓晨钟，二十来天，就这样在福建省福安县的楼下村工作。我们是贪婪的文化探宝者，在这红尘万丈的年月，竟来到这个群山环抱的小小村落，寻觅当年蓬首跣足的先人们，披荆斩棘，在这荒僻的山地建设家园的历史痕迹。

在入睡之前，我们默诵着明代邑人孙瑶写的《狮峰寺》诗：“晓发狮峰寺，岚光远近浮。竹交荒径合，石绣古苔幽。海气朝随雨，松风夜到楼。褰裳问闾俗，喜见万家秋。”<sup>①</sup>此情此景，与我们的工作生活是多么相合。

睡意上来了，盼一个好梦！

① 见光绪《福安县志·古迹》。



东侧禅房窗外



西侧禅房小院



参加楼下村调查工作的师生们在广化寺门前合影



楼下村地处名叫柏柱垵的山间盆地  
四周有马上、笔架、南无等山环围  
盆地中央的鸿雁山起伏成几个丘冈  
分别象征鸿雁身体的各部分

我们工作的村子叫楼下村，属福建省福安县溪柄乡。它南去海岸不远，大约三十几公里光景，村里两家小店，在门前放两筐箩海带和海杂鱼卖，最多的是龙头鱼，肉色洁白，还很新鲜。但是，村子位于一个不大的盆地里，四面环着高山，以致连海上频发的狂烈的台风都刮不进来。大约是从别处带来的习惯罢，楼下村老房子的屋面上，为了抗风，还用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砖块压着瓦垄，晚近一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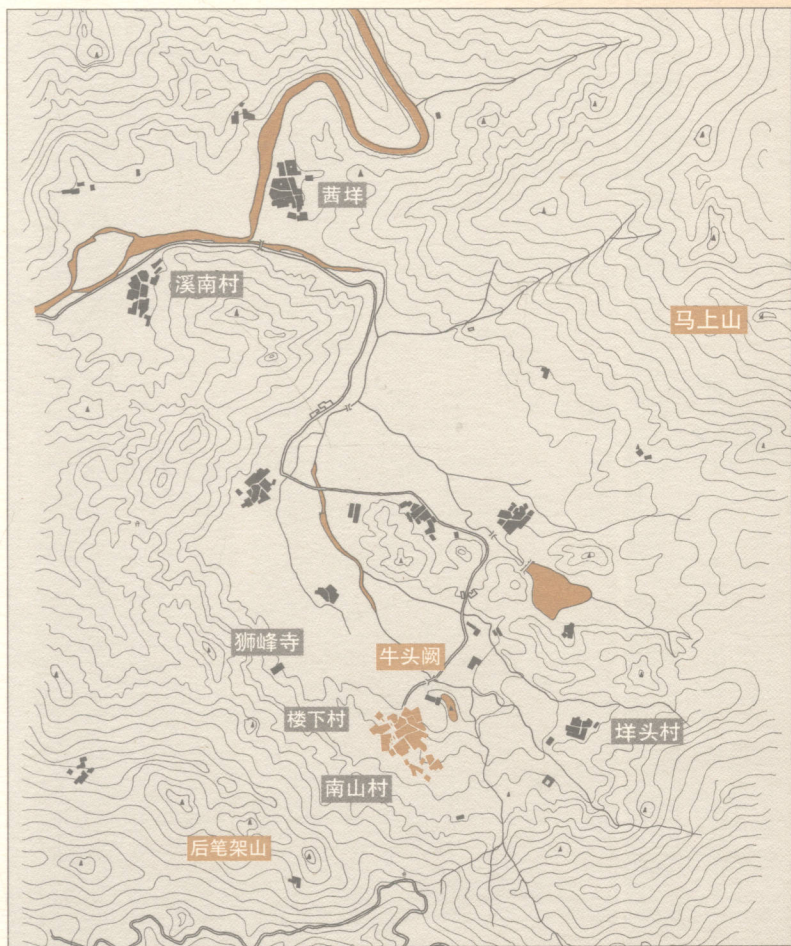
就省免了。但是，楼下村的历史还是和海洋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福建省有九成五左右的山地，农田大多在山间盆地里，村聚人口也都以盆地里居多。福建方言把盆地叫做“垵”，楼下村所在的盆地，名叫“柏柱垵”，因为这片垵的北面，它唯一的缺口处，有一块高高的石头，像棵柱子，借柏树的岁寒不凋和长寿，便叫它柏柱。直到1994年，也就是我们考察前

一年，才修筑了一条汽车路，从溪柄街向东北走，绕过南无山经缺口再曲折向南，穿过柏柱垵，抵达楼下村，大约十三公里。柏柱垵在过去几百年间很封闭，“天高皇帝远”，乡民们享受着某种自由，从事着只有这种地方才能从事的种植业和别的行当。

我们托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黄汉民副院长从省测绘局要来一份柏柱垵的地图。从图上看，柏柱垵大致像一个斜置的正方形，缺口在北端，而楼下村在南端，略略向东偏一点。村子的海拔大约在87米到120米之间，南高北低。以100米海拔等高线为准，柏柱垵东西宽度和南北长度都差不多是两公里。盆地东北方的山最高，叫马上山（也叫前笔架山），主峰海拔845米，它东南一座山峰高825米。我们每天清晨在广化禅寺山门前看到第一个

① 1990年前后，我们在浙江省南部永嘉县的楠溪江流域考察乡土建筑，那里许多村子的先人都是从闽南、闽东迁去的，有些村子的名字就叫某某“垵”或讹为某某“阳”。



柏柱垵地图（福建省测绘局提供）。从图上看，柏柱垵大致像一个斜置的正方形，楼下村在南端，略偏东一点儿